



金华记忆·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实录



主办: 金华市档案局 金华电视台 金华市婺城区新闻传媒中心

陆家祥:有生之年希望治好“烂脚病”

口述: 陆家祥 整理: 施俊

“自从几十年前开始烂脚,这么多年来,我的脚就没有一天好过。”今年 85 岁的陆家祥得知上海专家来金的消息后,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婺城区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专家现场问诊。陆家祥说:“年纪大了,禁不起‘烂脚病’的折腾了,这么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够早日把病给治好,睡个好觉。”

陆家祥撩起裤脚,给大家看他的腿部,只见两只小腿上布满了因为烂脚而留下的黑褐色的大大小小图斑。“这些伤疤有的已经几十年了,有的是去年留下的,没有人能够体会脚上痛痒了几十年是什么感觉,我只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把病给治好,不要再痛,不要再痒了。”



小时候被日本人放狗咬过

我叫陆家祥,家住婺城区苏孟乡。12 岁的时候,我和三四个小伙伴在池塘边一起抓鱼,玩得非常开心。池塘的位置就在府上街附近,那个时候那一带是有日本人驻扎的,但日本人对于像我们这般大的小孩还是可以的。

当我们在抓鱼的时候,被日本人看到了,当时他们手上牵着一条狼狗。没有想到,日本人居然命令狼狗来咬我

们。看着狼狗从远处跑过来,我和几个小伙伴马上逃离池塘往前跑。当时一起抓鱼的几个人,我的年纪最小个头也最小,体力也没有其他人好,结果我落在了最后面,被狼狗给追上了。我被狼狗给扑倒在地上,身上很多地方都被狼狗咬了,脚上、大腿上、胳膊上,都被咬出了很多的血,把衣服给染红了。没有人来帮我,小伙伴们早就跑得

没影了,我只能在地上打滚,喊着“救命、救命……”后来,日本人看到我的惨状就把狼狗给牵走了。

我一瘸一瘸地跑回家去,妈妈看着我身上的伤没有办法,只能把我带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去看病。在医院经过包扎和打针后,妈妈就带着我回家了,因为伤口太严重了,我在床上还躺了很久一段时间。

晚上只能依靠照红外线灯入睡

被日本人放狗咬后不久,我的脚上就出现了一些带着水的小泡,脚上也开始痒,不小心挠痒把泡弄破了,周围又会出现一些小泡,但不久又好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脚的症状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。刚开始只是痒,后来就开始烂了。不仅脚上痒,身上也痒,还挠出了很

多血。严重的时候,即使用了很多药膏,晚上也根本睡不着觉,实在是又痛又痒。为了治好“烂脚病”,也用了很多的土方子,可压根不管用,有的药用是有效果,可过不了多久,脚又开始痒了。

大大小小的医院也跑过很多家,但“烂脚病”就是看

不好。有一家医院用红外线灯照我的腿,我觉得不错,痒和痛有减少,就让人买了红外线灯,天天晚上用灯照腿消毒。红外线灯是十多年前买的,一直用到现在,我必须依靠着它,不然晚上就睡不着觉了。

吴学龙:亲眼看见日本飞机轰炸金华

吴学龙家住婺城区洪源村招贤巷,今年 80 岁。

虽然老人的听力有所下降,但说起往事条理清晰,谈起“烂脚病”和日本侵华,老人的声音变得异常沉重。“当年村上还有很多人得了‘烂脚病’,我年纪最小,年纪大的都死了,但他们在死前还没有把病给治好。”吴学龙说,希望他还有机会能够把“烂脚病”给看好,安享晚年。

口述: 吴学龙 整理: 施俊



日本飞机轰炸老火车站

我 7 岁的时候,有日本人驻扎在洪源村,当时宪兵队的头领也在洪源村,导致小码头等地做生意的人都逃到了洪源村,做买卖的摊位很多,洪源一带也变得越来越热闹了。

当时,我爸爸在金华老火车站开茶馆,所以我也经常跑到那里玩。我 7 岁的时候,有一次日本飞机飞过老火车站,飞得很低,我记得当时有三四架飞机,“轰隆隆”的声音特别响,窗户也颤抖了起来。突然,日本飞机就开始往下丢炸弹。大家马上就开始逃窜,我爸当时让人带着我往婺江的方向逃跑。当时,在婺江上有三条船。我一路拼

命地跑,那个时候整个场面很乱,逃跑的过程中,满耳都是飞机的轰隆声和大家的尖叫声。幸运的是我成功逃到了船上,但飞机又开始往婺江丢炸弹,我亲眼看到了一艘船直接被炸成了两段。因为日本飞机的轰炸,溪水被炸得老高,我全身上下也都是溪水。

这件事情过了两个月后,我的脚上就开始长出了一颗颗的泡,泡里面是水,感觉很痒,但是也没有特别注意,因为过了不久就不痒了。没想到的是,后来脚上越来越痒,脚也开始烂了,我 20 岁的时候腿烂得更加严重了,能挠出很多血。

因为疼痛乱动,“小黄姑”用绳子把我绑在椅子上,手和脚都绑得很牢,为了怕我不小心挣脱,还让很多人按着我,不让我动。两三个月以来,每天都要这样子打针,真的很痛苦,连针头都被打破了。

我三十多岁的时候,“烂脚病”好了很多。当时,为了养家糊口,我到山上去背树,大树,树很重,一棵树可以换四十多斤米。但因为天气热,背树的过程中还得蹚水,脚上的伤口伤势变得严重起来,没办法,家里的小孩还得吃饭,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。

因疼痛剪掉腿部神经

晚上睡觉的时候,脚上又痛又痒,时常因疼痛熬夜到早上,如果白天走路多了,到了晚上腿就会更加痛,只能靠挠。因为“烂脚病”,我受的苦不说,还把大把的精力和钱花在了上面。汤溪有一位医生,他家医术已经传了 5 代了,在那一带也是很有名的。我在他家看了 7 年的“烂脚病”,每两个月去一次,各种草药也用了 7 年,可是腿部的伤口还是反反复复,一直没用好。经过打听得来的各种土方也用了很多,可就是不管用。

我在 69 岁的时候,得到机会去杭州看病,吃住免费。当时,在医院的安排下,做了腿部伤口清创手术,然后把肚子上的皮植到了腿部。在医院待了 35 天,通过植皮以后伤口还是长得慢,在医院待不住了,很想回家,就出院了。回到金华过了好几个月,腿部又开始长水泡,慢慢地腿又一点点地开始烂了。

因为晚上痛得经常睡不着觉,去年 7 月份,我去人民医院看病,把腿上的敏感神经给剪掉了,疼痛也就没有感觉了。

华金根:

七岁开始烂脚,多年伤口不愈合

口述: 华金根 整理: 施俊

我叫华金根,今年 81 岁,家住婺城区琅琊镇新兰村。

我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烂脚了,七十多年来伤口一直反反复复,没有彻底根治,每天只能依靠止痛药来止痛。直到去年 11 月份,我得到了全国创面修复专科联盟组织的金华“烂脚老人”前往上海接受免费治疗的机会,在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 2 个多月的系统治疗后出院回到金华。去上海看病后,我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了,现在也不吃止痛药了。

我有机会能够看好“烂脚病”,但是很多得了“烂脚病”的人直到死都没有把病给看好,比如我们村上五六个人得了“烂脚病”的人就是这样。有三四个人都烂到骨头里了,特别痛苦,但大家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开始烂脚的。现在村上得了烂脚的都死了,我是村上唯一幸存的“烂脚老人”了。

小时候,我的脚就烂了,开始好像只是肿了一个小包,又痒又痛的,后来就严重了。刚开始脚上烂的面积比较小,只有一点点,后来伤口慢慢变大,尤其是左脚特别得严重。年轻的时候,脚好了烂,烂了好。但到了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,伤口就一直不会愈合,还有毒水从伤口内流出来。但再痛还是得干活,因为家里没钱,还有两个小孩要养。估计是因为我干活多,抵抗力不错,虽然脚上的伤口一直没有结疤,但我还是活到了现在。

不过为了看好“烂脚病”,这么多年了,我也跑过很多医院。十多年前,女儿带我去杭州看病,当时医生建议我截肢,告诉我还有一定的补助。我不要钱,我只要我的腿,没有腿,我就走不了路,“烂脚病”再难熬,我的腿也不能截肢。有时候实在在痛的不行只能去医院挂瓶,但过了三四天腿上的伤口又开始痛了。

以前,因为我的脚看上去实在是太恐怖了,别人都不敢打针,都是在赤脚医生那里包扎一



下。这么多年了,用了很多很多的草药都不管用,直到去上海看病伤口才开始慢慢愈合。

我小时候看到过很多次日本人,当时有日本人驻扎在石门。村上的人都怕日本人,大家都跑到山上去,尤其是大人。因为日本人来了,大家都过得很苦。

应彩琴:白色的虫子从伤口中爬出来

口述: 应彩琴 整理: 施俊

说起“烂脚病”带来的伤痛,今年 86 岁的老人应彩琴眼里含着泪水,“实在是太痛苦了,腿又痒又痛,最严重的时候,都有白色的虫子从伤口内爬出来”。

老人拄着拐杖,虽因“烂脚病”行走不便,但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,向大家徐徐道来。

看到日本人就跑

我叫应彩琴,家住婺城区蒋堂镇泽口村人,出嫁前家在蒋堂镇下方村。

小时候,日本人来村中,大家就跑,逃到山上去。我当时脖子上戴着银器都被日本人给抢走了。日本人很过分,在很多人的房子里往米缸、豆瓣酱缸内拉大便。我从山上逃回家里,收拾厨房的时候,就在米缸里抓到了大便,很恶心。

我记得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,有一次和三四个人一起放牛,日本人来了,我们就跑,我的牛被日本人抓走了。为了躲日本人,逃跑的过程中,我蹚过溪水,最后躲到草堆内。不久,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,我的脚上就起了一个水泡。

当时,汤溪镇胡厍村的一户人家,看到日本

脚痛得不行只能哭

说起“烂脚病”,我真的很想哭。以前,我的腿上有一个像信封一般大小的伤口,因为“烂脚病”,伤口内的血像自然水一样喷出来,血是臭的,止都止不住,因为没有东西包扎,只能用清朝的铜板压在伤口上,再用布条绑起来止血。我的伤口经常像这样冒出血来,往往止住血后,都会有很大一滩血。最怕夏天的到来,因为夏天天气热,蚊子、虫子特别多,它们都往我腿上的伤口飞。

最严重的时候,我的腿上长了两回虫子,白色的,长得就像茅坑里的虫子。我用凉水往伤口上浇,只想着用水把虫子冲出来,压根想不到伤口不能碰水,脚也因此肿得很厉害。我经常哭,因

为实在是受不了,脚太痛了。

白天的时候,我都是用报纸包脚,因为烂脚,伤口很臭,我怕别人闻到,到了晚上等家人都睡觉了,我就一个人洗脚,我怕被别人看到我的脚。晚上因为脚痛,常常睡得不安稳,从晚上痛到早上,只能一个人熬着,实在痛得不行了我就哭。



王选与你同行

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实录⑤